



水

花

22

欧阳云
著

范
出版社

 山玄女

欧阳云飞 著

(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投奔军营 | 兄弟出江湖····· | (1) |
| 初展奇功 | 轻夺先锋印····· | (20) |
| 鬼火魔影 | 出海遇强敌····· | (41) |
| 涤荡海盗 | 征师达异邦····· | (63) |
| 奇境窥浴 | 误入胭脂牢····· | (83) |
| 淫巢获救 | 女妖命归西····· | (107) |
| 暴露身世 | 设计除奸贼····· | (130) |
| 七蕃蛮地 | 寻探三佛国····· | (144) |
| 独闯虎穴 | 英雄陷囹圄····· | (178) |
| 苍海孤峰 | 二侠遇先帝····· | (192) |
| 阴错阳差 | 情侣化冤家····· | (217) |
| 舍命相救 | 公主释疑云····· | (243) |
| 初 征 | 黑海见鬼船····· | (262) |
| 红粉娇娃 | 挥泪别痴女····· | (283) |
| 皇宫踩探 | 公主遭重创····· | (302) |
| 二工归降 | 同室重操戈····· | (325) |
| 孤身渡海 | 荒村救蛮女····· | (348) |
| 情海生波 | 爱恨两茫然····· | (371) |
| 群情激愤 | 讨伐雁来红····· | (389) |
| 血雨腥风 | 恶战老鹰岩····· | (407) |

二十一	剑扫淫寇	尼庵遇沈妃.....	(427)
二十二	断瓦残垣	古城得异宝.....	(452)
二十三	万里投效	飞马赴蒙疆.....	(476)
二十四	开棺觅玉	献宝息干戈.....	(497)
二十五	孤身犯险	怒惩花和尚.....	(524)
二十六	闯宫遭擒	恩师救爱徒.....	(541)
二十七	顿悟禅机	高人授绝招.....	(555)
二十八	班师凯旋	公主怀故国.....	(576)
二十九	骨肉聚首	玄女雪师仇.....	(598)
三十	恢复大业	苦恋结连理.....	(616)

一 投奔军营 兄弟出江湖

蹄声“得”“得”，在一条通驿官道上卷起了阵阵丈来高的尘沙。

一匹神骏的白马，驮着一位风流倜傥的少年英雄，从远处疾驰而来。

来人正是徐永寿，他和乃弟徐平奉母命同奔南京晤面，走了一段路，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要乃弟在前面路上等他，自己又返回去和蔡媚娘作一番交待。

约仅两个时辰，永寿就又追上徐平。

徐平迎上摸摸白猴子的马鬃道：“这马真好，不知道它能不能驮起两个人，如果负得起的话，不要十天就可赶到南京了。”

永寿道：“你身体很轻，不妨坐上来试试！”

徐平如言跳上永寿鞍后，跑了一程，那马竟如未觉，而徐平原坐的马，空身还追得汗流遍体。

走到前面镇上，永寿便教徐平将他的坐马卖了，同骑向金陵赶去。

一路晓行夜宿，不理任何是非，不数日即到南京。

事先未与雪山玄女约定会晤处所，只得投向郑和辕门而去。

其时郑和已到金陵，驻扎前兵部衙门之内，门外岗警棋布，气象森严，大非日前作司礼监光景。

心想无怪一般京官，都争着外放，盖京都所在，一二品大员，尚都给皇帝的威风掩住，何况一个太监，此日挂印南征，俨然方面大员，在紫金城内，更是个钦差大臣，可算得八面威风了。

两兄弟在门房内等中军通传候见，差不多两个时辰，还无消息，永寿首先不耐，连说：“枯候无聊，出去找到宿处再来吧！”

徐平生长官家，知道这些阔调儿，力言再来也是如此一套，必须板凳磨穿，才见得到人呢！

这还是武衙门，见官较易，若是文衙门，管的事情多，求见谋差说事儿的人更多，见官更难。

只请当差的通传一下，就要塞多少门包，才能报进去。

永寿听了，更是怒发冲冠，认为官场污浊，不是侠义道中人所应该插足的。可是已答应了母亲，又应允过郑和，这一趟海路终是要跑的。

无可奈何只得耐心守候，又过了盏茶光景，再出去问，那些马弁道：“大元帅（意指郑和）还在会客呢！”

细问会的何人，才知是江苏巡抚来访。

好不容易等那巡抚走了，郑和立刻传见，反比先递上手本的许多地方官早了许多，永寿等了一肚子乌气，他们还露出羡慕的目光，认为是一种殊遇呢！

郑和见了二人，十分欢喜，问了一些途中情况，就告诉他们，雪山玄女寄居在莫愁湖畔一所尼庵内。

二人便欲辞往会见，郑和止住他们道：

“我已保荐你们为本军中左右都指挥，业蒙圣上批准，你们今天就到差吧，我已命人安排好住所，就在我住的前院，可

以先去粮食处具领衣甲用品，即日搬了进来，事完再去见你母亲不迟。”

二人只得应允，接过敕书一看，永寿的一张少了一个永字，变成左都指挥徐寿，另一张却写成徐永平。

知道郑和是有心回避官家通缉旧案，立时谢了，随郑和的亲兵到各处转了一圈。

同营将官见二人如此年轻，受郑和如此器重，甚是惊异！尤其许多下级军官，见二人平白捡个都指挥，连刀枪就许未曾见过，即爬在他们头上，更是嫉妒，暗骂郑和糊涂，只凭什么亲故的关系，将军职作为儿戏，此种小儿将官，那能经历什么战阵？

且待将来上阵交锋，才教这两个小官迷知道价钱，他们那里知道这两个小官迷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擎天手和补天手呢！

二人和许多不相识的人，周旋了半天，甚觉乏味，回到屋内，见床铺一切都已收拾停当了。

原来郑和已将自己的亲兵拨了二名给他们使唤，觉得郑和相待甚厚，倒不好不守营规，便问亲兵道：

“咱们营内准不准人便衣出进呢？”

亲兵道：“这里只是元帅行辕，穿什么都可以，就是在兵营之内，一个当将官的，穿什么衣服，也无人敢问。”

二人大喜，立刻走出辕门。

那中军已知二人是郑和爱将，远远望见，就站起问好，叠声：“恭喜！”

大非刚才进门时，脸上可以刮下二斤霜的面孔。

二人甚是感慨，诚所谓官场如戏场，这般官场中人演戏，

竟是不劳化妆，只凭眉眼脸皮，竟可以演得神龙活现的。

两兄弟到达尼庵之后，玄女极为高兴！

问知己下榻郑和辕中，点头称：“好！”

对于那什么都指挥的官职，毫不在意。

她派两儿出海的目的，不过是想二人多些阅历，长些见识，并感郑和情重，特命两个儿子，去助他一臂之力而已，根本不把任何官职放在眼内，当下就将此意和二人说了。

两兄弟自然唯唯应诺，从此在营中任事，只一味任劳任怨，决不争功争名，倒与全营上下处得非常融洽。

而他们归途自隐，始终未在官爵上打算，所以虽战功累累，反为正史所不载，也未始不是他们吃亏的地方呢！

玄女寄身尼庵，自觉母子三人如此高谈阔论，妨碍别人清修，便带着二人入一清真酒肆小饮。

细问永寿别后情况，永寿将路遇起凤，相借破老鹰岩得宝的事，一一说了，并请玄女归途绕道巫峡，助起凤立寨学艺。

玄女察言观色，便知永寿对起凤未免有情，便正容问道：

“永儿，你还记得你朱师妹不高兴你同蔡姑娘来往吗？”

永寿先是一怔，随即自衣带上解下那只刻凤鸳鸯扣，递给玄女道：

“妈妈，我帮起凤夺宝，原是想弥补杀蔡媚娘的歉咎，谁知她因我救过她的性命，似乎有别的心思，临走还送我这件东西，我走上半路，还曾折回头去，想向她当面说明，不要自误终身。

但一见她那可怜的样子，便觉说不上口，这扣儿交给妈妈，等见着她时替我说明白吧，我已同她讲过，我如果忘记

什么话，就请你老人家转告她的。”

接着又将赠扣赠鹅之事说知详细。

徐平探怀取玉鹅交玄女过目，玄女略看一眼便令徐平收起。

玄女只一味拿着那凤扣儿不语，久久才叹一口气道：“这女孩子确是可怜，这扣儿我暂时替你收着，其他的话，将来再说吧！”

徐平这才明白，乃兄半途折返的原故，很替起凤难过，便提议道：“这件事，娘将来同朱师姐商量一下，再向蔡小姐说好不好？她现在自打基业，正作得兴兴头头的，给娘这么一说，或许闹出旁的事情来，不如迟一步讲。”

永寿朝他翻了一眼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本来明明白白的事，何以不说得清清楚楚，假使他想错了主意岂不害人？”

徐平不敢再说了。

玄女笑向徐平道：“你如此好心，我将她娶来作你的小媳妇儿如何？”

徐平平日怯哥哥，却不怕娘，闻言脸一红，一头倒在玄女怀内，吵着不依。

玄女一边推一边叫道：“快起来，这是酒店，不要给外人看了笑话！”

母子三人，谈到夜深。

玄女恐辕门禁夜，才催二人回去。

次日晨起，去见郑和，请示工作。

郑和道：“我们这次是下海，圣上特旨在沿海一带，征募习水壮男当兵，已有不少人入营，别的事你们作不惯，就去训练这些新到的水兵吧！”

二人齐声应诺，当下领了将令，前往江岸大营。

只见旌旗耀目，蓬帐接连数里不断，江中船桅如林，这才晓得官家的力量，果然非同小可。

入营见过营官，交下将令。

营官见二人恁般年青，也觉狐疑，但既奉军令，惟有照办，立刻遵令拨三千人交二人统率。

队伍排列整齐之后，二人便依册一一点名。

谁知核对之后，竟少了二百多人。

永寿立即要去追问！

徐平忙阻止道：“这是军营中的老规矩，名为吃空额，是准备带兵官吞没这些假人名的粮饷衣械的，你冒失的一吵，必然闹得别人营内也干不成了，得罪人太多。如果你真不愿要这些钱，只好在下次造粮饷册时，有一名写一名，他们就会明白，以后任何污私的事，都不会再邀你了。”

永寿道：“原来如此，你怎么懂得这些门径？”

徐平笑道：“你忘了咱家是老带兵的将门吗？”

永寿一怔道：“父亲当年带兵也是如此带法吗？”

“就是主将不要这笔钱，也难免下级军官不作这样的事！”

“嘿！这成什么话，如此一来，主帅调兵一万，只有九千，遇到打大仗的时候，估计实力岂不完全错误。”

“不会，不会的，个个主将也都知道这种情形，调兵的时候，自然晓得打个八折计算了。”

永寿闻所未闻，长叹一口气道：“看来我一生与做官无缘，像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我看就看不惯，更不要说去做了。”

徐平笑道：“慢慢你就会明白，天下奇怪的事情多着呢！不过话说回来，军官的饷银，也确实太低，不但不值得人家

卖命，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有时真不够养家活命。”

“像这样上下欺蒙，怎能做得成事，我看郑公公此去，真是困难重重呢！”

“这倒说不定，郑公公是个能干人，他回头或许问我们今天点兵情形如何，你只说营官已拨到二千七百几十人，他就明白我们不是同流合污的人。”

“照你这样说，简直连说话都要用心机，我更干不来了。”

“官场上的事，就要这么个含糊劲儿，你太清白了，反会有人攻击你，天下坏人多坏话也就多，真正的好人是立不住足的。”

永寿噗嗤笑道：“你小小年纪，门槛这样精，倒是一个作官的好材料。”

徐平戚然道：“这不是我的本事，父亲晚年不得志，常把一生经验讲给我听，可惜那时我年龄太小，大部分都没记住，否则得益更多。”

永寿不觉默然，半晌才道：

“妈妈一向不提这种闲事，所以我丝毫不懂，以后遇着什么事，你常提醒我一些儿，免得碰钉子。”

徐平点头笑笑，晚上两兄弟回转辕门。

郑和果然问起白日点验水兵的情形，永寿依照徐平的话答了。

郑和哈哈大笑道：

“好孩子，难为你了，我还怕你们和营内的人合不来呢！既然说话能如此有分寸，我就放心了，不过以后遇见什么事，还是要同我直说，我们的关系非外人可比。你们向我说过，我也自会为你们留余地，我只要求他们能打仗，其他小事，不

会荷求的。”

言外之意，果然晓得兵额粮饷实情，却故作痴聋。

永寿不啻学了一乖，但心中不断叹气，认为这种办法，真虚伪万分，大不合自己行侠仗义的本性。

然慈母瞩目殷切，只好捺下性子。

第三日起身，一径到自己营内，吹号集合所部操练，因为是水兵，第一步当然是演试水性。

谁知到了江边，才知大半的人都不知水性，三令五申，还是畏畏缩缩的不敢下水。

永寿疑他们小觑两兄弟年轻，不服从命令。

乃同徐平略一商量，立刻脱衣下水，在水中穿流搏浪，俯仰泅泳，玩了许多花样，而后钻入水底。

经历一个多时辰，才翻上水面，端的轻灵巧快，和一条大鱼一样，在许多会水的士兵中间溜来溜去，立刻把那些人都比下去了。

徐平曾得乃兄嘱咐，马上传令所有水里官兵，如果能摸到永寿身体者，升一级，倘有能在水中将永寿捉住者，不论人数多寡，一律升三级。

此令一出，水中顿和煮沸了一样，一片喧呼吵嚷！

这边喊：“在这里，在这里！”

那边叫：“溜了，溜了！快！快捉！”

一条条赤膊的汉子，倏起倏落，打得水珠四溅，满江尽成了白沫，喊声、笑声闹成了一片！

而永寿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一会在这儿露出头，刹时又在那里落下水底，饶有七八百人赶一个人，始终未曾追到。

不过江面虽长，宽度却有限！

永寿既命部卒捉他，其势不能沿江而下，或溯江而上，一溜不见烟，只能在方圆二三里之内活动，可就无处不是捉他的人了。

幸而这班莽汉水内本领都有限，十九不能在水里开眼视物，他才易于躲闪。

再经过一会，他已认清那几个水性好的人，专一避开他们，去开那些只能浮水，不能游泳者的玩笑！

永寿时而抱住他们的头，大力向水中一按，吓得他们“哇！”的一声怪叫，就吃进几口水！

等身旁的人赶到，他又“咚”的钻入水去！

隔一会，却又闪到另一人的下面，捉住他的腿，用力往下拉，或者猛然袭到一个人的身旁，疾如闪电的将他在内扳翻一个跟斗，再悠然而去。

来得那么突然，走得又那么自在，看得岸上的人，一会儿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刹时又笑得缓不过气！

岸上、水中的人，都嘻嘻哈哈的十分高兴！

约过了两个时辰，还无一人沾到永寿一点皮肉，徐平见众人已是心服口服，“呼噜噜”一声哨子吹过，这场捉都指挥的游戏方告终止。

永寿有意卖弄，听到徐平哨子一响，立刻在江中抓到两块尺许见方的浮木板，又在腰带上撕下两条布条，捆在脚上，施展“一苇渡水”轻功，在水中一跃而起，直上天空，不下二丈，然后“拍”的落下。

他再双足踩水，立于水面之上！

岸上士兵哗然惊呼，接着轰雷也似的喝起采来！”

水中众兵回头一看，只见他随风逐流，一步一步的和平常走路一般，袅袅而来，都不觉看得呆了。

等他走近，便有那调皮些的兵，故意将水搅动，浪花飞溅，想使永寿跌下水中，一人开了头，许多人学样。

顿时江中一片人为的波浪，无秩序的乱晃。

尤其那些兵存心将水激到永寿身上脸上，使他站不稳身子，但永寿左摇右摆，随浪起伏，虽然没开始时飘飘若八仙过海那般稳定。

但他弯腰张臂，平衡体重，终仍漂立水面之上，未曾倒下。

等到众兵上岸之后，他就立足水中，对那未曾下过水的兵，讲解水性和习泳的初步方法。口授手比，又亲身示范，讲得异常清楚。

接着便命令所有未曾入水的兵，一律入水，在近岸浅处学习，凡是迟疑不下的人，统统由徐平自岸上抛落江心，派由会水的士兵到水内去教。

徐平遵令连抛数人入江，果然大队一齐落下。

永寿亲自照应，江边的人并无一人遇险。

只有那些被抛到江心的人，却淹死了三个，而且是三个千户官。

事后一查，才知他们三人都是走门路夤缘得官的家伙，不但不会水，而且平时作威作福，甚为部众所不喜，这回被抛入水，部卒故意见死不救，让他们去了水晶宫。

永寿立即挑出三个会水的百户官补上，另择三个水性最好的兵升作百户，如此一来，军纪顿肃，命令一出，无人敢抗。

那些攀裙带关系而当了兵官的家伙们，见不是路，不是自钻门路调去别营，就是安份守己的认真工作。

所以永寿这一营水师，日后变成全军战斗力最强的一营，倒未白耗两兄弟一番苦心。

郑和知道以上情形之后，有心给全军作一个榜样，不但对人事升调，全照永寿的意思批准，而且特制一幅绣有一个斗大“徐”字的将旗，亲自送到永寿营中升上旗杆。

从此徐营和徐寿，全军无人不知。

但“寿头码子”的诨号，也由此而起，意谓公家的事，马虎过去便算，何必如此认真自讨苦吃！

可是这寿头码子竟出人意外，尽作出风头的事。

原来郑和坐镇南京招兵，永乐又严旨沿海府县催促！

常言道：“朝内一张纸，老百姓跑到死。”

不久就将三万水兵招齐，连同船夫、伙头军人等，总数不下四万五千名。

按当时的航海技术，和舰只容量，这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因为那时的船，最大的也难容百人，内除船夫杂工，平均一船最多能载五十个兵。

三万人已要六百条船，航行时每人粮食都要按一月需用数量来储备，装起船来，可就显着多。

何况他们此行，志在捉拿建文皇帝，随时随地都要准备作战，箭矢刀矛等武器自也需船载运。

因之郑和出海带出的船只，确在一千二百艘以上。

这样伟大的海上行列，真是中国有史以来，得未曾有的壮举，拿明代那种船，敢和波涛万顷的海洋搏斗，也确非大英雄莫办。

郑和将人船调配就绪，于起程前，下令全军在燕子矶集合，比武挑选先锋，所有大小将领，均可自由参加。

是日南京城内，文武官员，和南征部队，云集江心船中。

抬眼望去，只见旌旗蔽空，帆桅如林，端的气势惊人，船舶布满江面，简直和一座大浮桥一样，将水面遮得不露空隙。

三声号炮响过，郑和船上，升起一幅“帅”字大旗，众船本是成一个“人”字形的停泊在帅船两旁，此时即相继围拢，成一个大圆圈，中间让出一大块江面。

接着一只瓜皮小艇，如飞划至圆心。

一个手执“令”字旗的小校，站立艇头高呼道：

“元帅有令，凡是参加选拔先锋竞赛的官佐士兵，一律上对岸江边的五只大船，听候号炮入水，向帅船游来，以先到者为第一场优胜，只取十人。”

于是前后各排船队之中，闪出不少快艇，箭也似的奔向对岸。

少时对岸红旗一扬，号炮“轰”的一响，七八十个精壮汉子纷纷投向水中，或如青蛙扑水，或如海虾拱腰，或如水鹰搏食，或如木杖投河，游向江岸，姿态各殊，蔚为奇观。

各个与赛的人，紧身水靠都做得五颜六色，有那游得快的，当先冲入船阵圆环之内，其本部官兵远远望见，立即拍手欢呼！

后续的人继到，也一般有部属喝采！

如此一阵连一阵呼叫吆喝，许多落在后面的人，不愿当众出丑，多悄悄的钻入水中，转回自己小艇，静观别人夺魁。

那些抢前的人，伸头投手蹬脚，紧张无比。

有关的部队人众，也都热烈的期待着他们浪内白条，独

占鳌头。

内中只有徐营的人，个个好整以暇，认为这第一名非他们的左都指挥莫属。

因为他们自从得到选先锋的消息以后，私下里早将各营官佐的功夫比较过，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与永寿一争短长。

果然他们旁观者清，这时水里的永寿已抛下同行的竞争者甚远了。

只有一个年逾半百的老头子，只距他丈许左右，其他的人，简直没一人是在他身后五丈以内的。

永寿和那老人都是手一摆或者足一挣，人即窜出甚远，是有轻身功夫的人的水功，其余的人纯粹是以人力与水相抗，毋怪要落后甚远。

不一会，永寿已泅到帅船，正攀舷而上之时，骤觉背后有一股强力袭到，试出是劈空掌之类武功，恐被身后老者抢先，不敢还击，借劲向前一纵，直落郑和座前。

刚报得一声：“小将徐寿到！”

却见郑和满脸诧异的注视着船头，不由回头一望，只见一个赤膊老人，正怒目凶光的看着自己，右手高举，连头颈都挣得通红！

方悟适才一拳，即此人所发，不知他偌大年纪，何以尚如此盛气，区区名次算得什么呢？

正自寻思，郑和已吩咐左右道：“挂出第一名徐寿！”

接着挥手叫永寿退过一边，唤那老者道：

“你叫什么名字？”

老者方才醒悟，忙参见道：

“百户官蒙漆尘拜见元帅！”